

伊拉克生死場

女義工・戰地・歷劫故事

[日] 高遠菜穗子 著



商務印書館

伊拉克生死場

——女義工・戰地・歷劫故事

[日] 高遠菜穗子 著

商務印書館

«SENSOU TO HEIWA SOREDEMO IRAKU-JIN O KIRAINI NARENAI»

© Nahoko Takato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Complex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本書由日本講談社授權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發行繁體字中文版，版權所有，未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製或轉載。

本書照片由張翠容與高遠菜穗子提供，特此鳴謝。

伊拉克生死場——女義工・戰地・歷劫故事

作者：[日]高遠菜穗子

譯者：王仲濤

責任編輯：謝江艷 楊克惠

封面設計：馬志恒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8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402 8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序 讓改變在我們心中發生

張翠容

在紛擾的中東地區，從巴勒斯坦到伊拉克，有這麼一個現象，它完全在傳媒的視線之外，我們很難想像。那就是，烽煙裏竟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單打獨鬥的和平工作者，他們甘願冒上生命危險，目的就是要一盡世界公民的責任，向國際社會展示：戰爭不是人類的出路，“文明衝突”也不是我們的宿命。

我曾報道過他們的故事，但，如果有一天，他們可以向我們這個太過度計算的華人社會作現身說法……

2006年2月9日至14日，對我而言，是難忘的日子，高遠菜穗子終於來到香港。自從她在伊拉克結束人質的厄運回到日本後，我便到處打聽她的消息，希望她可以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知道，一個人，即使是一名女子，也可以發揮一種力量，一種愛與人道的力量，能夠戰勝死亡與恐懼，並對發動戰爭者作出最有力的控訴。

最後，她真的來了，連場的演講，座無虛席，人心未冷。她努力的翻閱記憶，不惜再打開傷口，目的就是要我們知道，有那麼一場戰爭，埋藏了多少真相，伊拉克人託付她，告訴世界他們的情況。

可惜，出師未捷，她即遭遇綁架。

2004年4月，高遠菜穗子與另兩名日本人質一同出現在電視

熒幕上，她垂下了頭，身體顫動。我跳了起來，腦海裏掠過在伊拉克曾碰見的日本義工，在我的記憶裏努力尋找，那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

前往伊拉克採訪之前，我從沒有想到有這麼一羣日本人，以大無畏精神默默撫慰戰爭的傷痕，而高遠菜穗子就站在其中，毫不引人注意，她亦不隸屬任何組織，只一直以個人名義幫助巴格達的街童，重返正常生活。

街童，屬於巴格達戰後一個嚴重的現象。戰前，前總統薩旦姆認為街童影響國家形象，大量興建孤兒院和收容所，讓他們得到照顧。但在戰爭期間，孤兒院的職員為了逃避戰火，紛紛離開，大批無助孤兒湧到街頭，加上因戰爭失去父母及家園的孩童亦加入街頭遊蕩行列，令街頭罪惡節節上升。他們成為犯罪集團或武裝分子徵召對象，不少孩童對生活感到絕望，以吸食毒品來忘記創傷。由於人數眾多，國際救援組織只集中救助 12 歲以下的兒童，12 歲以上的少年便只好自生自滅了。

高遠菜穗子得知情況，拍一拍胸膛說：“好，無人理會的，就讓我來照顧吧。”

當時，她在印度加爾各答也是參與救助孩童的工作。她表示受德蘭修女的精神感召，但事實上，這與她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少年時代的高遠菜穗子也曾走過墮落的邊緣，致使她現在特別關注年輕人的需要。她努力打工，帶着積蓄，隻身跑去柬埔寨、印度，把站在邊緣的孩子一一救回來。

2003 年，伊拉克戰火連天，她知道，最大的受害者又是孩童。戰爭還未結束，她便毅然走進伊拉克，尋找受傷的小靈魂。

有人可能認為她太天真、太濫情，但反過來我卻會質疑，我們是否太冷漠、太無知？

當她在香港浸會大學演講時，一位外籍學生說，伊拉克受戰火摧殘，罪有應得，這是一個危險的國家，“9·11”也是該國幹的好事。也有香港記者問她，作為女性，在伊拉克是否也需防範好色的伊拉克男人？

高遠菜穗子給氣得激動起來，不知者以為她的人質創傷經歷後遺症又出現了。或許是，也或許不是。她哭得蹲在地上，為我們的無知與偏見，同時更為了伊拉克人的痛苦無法完全讓世人明白。

2004年4月，當她被伊拉克武裝分子釋放後回到日本，她不斷彎着腰，向批評她的人、同情她的人、支援她的人、攻擊她的人，一律作出深深的鞠躬。她，沒有說出一句話，便立即返回北海道的家鄉，在牀上一躺便是4個月。

有時，對於這個世界，你無法不沉默無語，特別是曾經目擊過戰爭。

在那一段時間，高遠菜穗子實在不敢再看新聞。她說，在新聞中一見到有導彈掉到無辜者身上，就好像掉在她身上；當有無辜者被炸得支離破碎，就如同她的手腳折損一樣，她會發一身大汗，不斷顫抖。只因為她曾與伊拉克人一起走過恐懼的日子，建立了手足之情，也因此有手足之痛。

當她遭到綁架，一位被高遠菜穗子拯救過來的街童，在阿拉伯電視台的攝影機面前，苦苦哀求武裝分子說：“你們要人質，就把我抓走吧，我願意代替‘媽媽’去受苦。”一羣街童也跟着大

呼：“媽媽，你不要怕！”伊斯蘭組織的長老們亦爭相為高遠菜穗子的自由奔跑。

回想起來，高遠菜穗子歎息說：“只有伊拉克人明白我的感受，這是因為他們也經歷了。每天，不但外國人，有不少本地人亦慘遭綁架遇害，可是，他們的遭遇不會獲得傳媒關注，也不會得以見報，記者們啊，你們為甚麼看不見？”

一想到戰爭的遺害，戰爭的受害者，高遠菜穗子終於從牀上起來，她告訴自己：“我要振作，不為甚麼，就是為了他們！”

她帶着伊拉克人交給她的錄影帶，履行伊拉克人託付她的，那就是讓世界得知戰爭的真相，她跑遍世界各地。她用了一年多時間，主持了近 200 場的講座，每一場講座，都是一次控訴。而她的聲音也變得沙啞了。

她用沙啞的聲音強調說：“我的目的絕不是要激發仇恨，也不是要攻擊某一方、偏袒某一方，我只希望大家得知事實真相，戰爭不能為人類帶來幸福……”

然後，畫面上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看不到的，伊拉克老百姓那一張張扭曲了的臉孔，以及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的受害者，那些貧鈾彈、集束彈、白沫劑……

在費盧傑，一個正在舉行婚禮的家庭卻遭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報道指有 24 人遇害，但，高遠菜穗子表示，根據當地人的點算，共有 41 名死者，其中包括不少孩童，他們全部都是來參加婚禮、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還有很多、很多類似的故事。

一位爸爸為遇害的兒子哭得死去活來，憤怒在燃燒。高遠菜

穗子一臉擔心，指着錄影帶中的爸爸，問：“他哭過之後，將會怎樣？我不希望他會拿起武器，加入武裝分子的行列。”事實上，高遠菜穗子透露，綁架她的可能就是這些憤怒的費盧傑爸爸。

一位香港學生在講座結束後沉痛地表示，他過去只把戰爭看成一次研究先進武器的機會，但透過高遠菜穗子的見證，他才了解，生命的尊嚴正遭受戰爭的摧毀。

高遠菜穗子聽後終於流露出欣慰的神情，只要愈多人明白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她的勞苦便沒有白費了，就如一如她在巴格達幫助街童放棄毒品、重返正軌，或許便能改善街頭暴力，哪怕是一點一滴。

在宏觀的層次上，她努力指出發動戰爭者的謊言與偽善。在微觀的層面，她默默協助伊拉克人從創傷中恢復過來，她相信大文豪雨果所言：“每一個小我走在一起造就一個大我。”

高遠菜穗子，走過生關死劫，她比我們更加清楚一個人的使命與責任。

在成為人質之前，高遠菜穗子寫了一本書《愛要怎麼說》，她詳述她如何從邊緣少年一路走來，當發覺世界不是她所想的那麼一回事，回頭是岸，當起國際義工，並於 2005 年寫成《伊拉克生死場》（日文書名《戰爭與和平》）。

根據我與高遠菜穗子的接觸，其實，她因綁架事件所患的精神創傷症還未有完全康復，她帶着身心之痛，卻仍堅持站起來，繼續扶助處於苦難的伊拉克受害者，而她所成立的“伊拉克希望網絡 (<http://iraqhope.exblog.jp>)”，從她一個人開始，走到現在，已成為一支壯大的隊伍。此外，她在日本又積極推動和平憲章，

並於 2008 年 5 月與世界各地和平運動人士在東京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會議。

她的大勇與大愛，足以讓改變在我們心中發生。

《伊拉克生死場》是菜穗子生命裏感人的重要記錄之一，但，她所做的，並不是一般只懂修補的人道工作，而是義無反顧地加入建構一個國際的公民社會，並相信這是對抗不公義的最有效武器，而世界也因此默默起變化。

正如菜穗子所說：“我也要進行我自己的反恐戰爭，不管處於任何狀態，我都不會使用武器，而我要以全心全力來面對對方。可以的話，與大家共享快樂的時光，說真話，給予真正需要的支援，一同勞動，若有人身處苦難與仇恨的深淵，極有可能參與恐怖活動的話，那我會做的事情，乃是不要給他武器，而是教給他可以勞動的鏟子，這就是我的反恐戰爭。”

她的工作是屬於世界的，那麼，就讓我們向她伸出一雙手，給予溫暖與支持。

自序 我為甚麼被拘禁？

2003年4月10日巴格達陷落，一年後，美軍仍在掃蕩伊拉克各地，有很多平民犧牲，這是我在伊拉克半年得知的。有時，我從賓館的窗口眺望，會看見宛如焰火般落下的集束彈；有時，晚上的槍擊聲又把我吵得不能入睡。

在電視等媒體上，我多次看見作戰結束後美軍發言人的記者會，卻從未看過美軍的作戰預告。也就是說，電視上播放的伊拉克戰爭影像幾乎都是美軍的戰績。

而我親眼目睹的負傷平民、誤炸的房屋，又或是人們擔心家人無辜被強行帶走的苦悶表情，在電視畫面上都見不到。

2004年3月底，費盧傑美軍遺體損毀事件的影像，在伊拉克人中間產生了衝擊。美軍為了逮捕那些殘忍的犯人而包圍了費盧傑，我在安曼的賓館裏緊張地看着這則電視新聞。當時正好是我第四次進入伊拉克，我們三人被伊拉克武裝集團拘禁之前。

結果是我延遲了一天出發。因為這和平時的掃蕩不同，美軍向全世界宣揚包圍費盧傑的姿態，讓我很不舒服，感到很恐怖。

之前在伊拉克停留時，我也多次感受過美軍的可怕。

他們隨隨便便就把槍口對準平民。在巴格達的街頭上，我在搬運藥品時，美軍用槍對着我，命我趴在地上。我才剛剛趴下，還沒理解事情原委，他們的槍口似乎已對準我的後腦。從拉馬迪和費盧傑的醫院回來途中，也曾遇過美軍坦克橫排起來，用槍對着我們。坦克強行衝到我們前面，我們緊急剎車，幾個美軍士兵

怒吼着，把槍橫了過來，粗暴地打開我們的車門。第三次經驗是在巴格達街頭，美軍和伊拉克警察在驅趕一羣過着流浪生活的孩子。我懇求說：“讓他們暫時待在這裏吧。”美軍的槍口對着我，作出扣動扳機的樣子。我的兩個日本朋友被美軍逮捕，其中一個被拘禁了 10 天。

由於多次的經驗，我想也許不知甚麼時候我會被美軍逮捕，也很害怕這種事。我將這樣的想法告訴了家人，因此，據說剛接到我被拘禁的消息時，家人全都以為是“被美軍抓了……”。

我延遲一天出發，花了一整天四出收集資訊。去伊拉克人集中的飯館或公共汽車站打聽，也多次詢問計程車公司。司機都說：“如果繞道的話，沒有問題。”伊拉克司機總是行駛在安曼和巴格達之間。當時沒有人預料到伊拉克武裝集團會拘禁外國人，大家只是害怕碰上槍戰或轟炸，我也是這麼想。

去年（2003 年）12 月，美軍在巴格達德拉地區掃蕩時，在廣袤的農田上設軍事區，並在軍事區八公里前築起封鎖線以防外部入侵。在費盧傑的周邊地區大概也同樣設下大規模的封鎖。如果不慎接近這些區域，很可能遭美軍格殺勿論。為了避開封鎖區，只好繞道。從巴格達去費盧傑或拉馬迪時，我曾經有過繞道的經驗。

為了避免容易成為目標，我決定棄用大型四驅車，而改為租用毫不起眼的伊拉克計程車，由伊拉克人當司機載我去巴格達。我也考慮到經常有搶劫，就將錢分散放在幾處。

我設想了所有的情況，做了最好的選擇。但是，我的心中仍

隱有“焦慮”。實際上，我很着急，想盡快到巴格達。想到約定在巴格達見面的人們，想到說“菜穗子來之前，哪兒也不去”的那些流落街頭的孩子，想到在令人憎惡的戰爭之地靜悄悄地生活的伊拉克朋友，我不由得想確認一下，上次來伊拉克時萌發的“希望”之芽並沒有被摧毀。

本來就沒有完美無缺的安全方案。現在想來，我做出發準備時所感到的“焦慮”正是對我的警告。隱隱的“焦慮”使我錯誤地判斷情況，成為造成威脅的我自身的原因。

拘禁我的不是美軍，而是伊拉克人，是強烈憎惡日本人的伊拉克人。在我離開伊拉克一個半月的時間裏，人們的反日情緒也以可怕的勢頭膨脹着。美軍在媒體上宣傳包圍費盧傑的正當性也使伊拉克人訴諸更強硬的手段，這是不難想像的。

這一年，伊拉克人還沒有辦法向國際社會傾訴自己所受的屈辱，特別是早就對佔領軍不滿的費盧傑地區，由於過於危險，歐美記者不敢接近那兒，而冒着危險接近的日本記者又被美軍拘禁，於是這裏就成了沒有新聞記者的地方。這裏發生了甚麼，是甚麼情況，人們甚麼都不知道。而當世界好不容易注目於費盧傑時，這個城市已經被美軍烙上了“被邪惡的武裝集團統治”的印記。

我在被拘禁的第九天獲釋。阿布格雷布監獄虐待伊拉克人事件的曝光是我回國後不久的事。

知道這個消息後，我的真實感受是“現在，晚了……”。佔領軍侮辱伊拉克人的行為或大或小，遠在阿布格雷布事件曝光前就經常發生。這些侮辱行為使伊拉克人對佔領軍心生不信任、憎惡，甚至復仇的念頭，從而培育出巨大的反美情緒，進而成為反

日情緒的溫牀。

佔領軍平時對善良的伊拉克人做了些甚麼？我想記下我的見聞。

我為流落巴格達街頭的孩子租借了房子。有一次，一個男孩子找到我，他繃着臉一邊說：“菜穗子！”，一邊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左胸上。我觸摸到他的心臟像爆裂一樣響動着。他說，他在路上聽到美國兵說了些甚麼，由於不懂英文，剛一發呆，槍口就突然頂上了他的胸膛，美軍推他往後退。

我也曾目睹過同樣的事情。2月，我出伊拉克時，看見其國境入口處堵着許多車。一個美國兵一邊說：“退後”，一邊用槍敲着我們的車。伊拉克司機似乎不懂英語而發呆，但過了一會兒似乎又明白過來了，就要下車。我已經感到了危險，就慌忙向現場跑去，“稍稍退後！”我翻譯着美國兵的話。如果我喊得稍晚一會兒，結果會如何呢？

在和孩子去郊遊的早上，我用租來的車去接他們，看見路上的人們擁在軋扁的車邊。我就問他們：“怎麼了？”伊拉克警察聳聳肩說：“坦克軋的。”坦克軋車的理由是：“禁止停車！”幸運的是，這輛車裏沒人，但在巴格達的薩德爾城，一輛車被美軍坦克軋扁，車中四名伊拉克乘客都死了。

隨着對美軍攻擊的升級，道旁的草全被美軍燒掉了。我從車裏看到美軍在那裏灑汽油，點火。美軍坦克無情地毀滅了農民養殖戶精心培育的沙棗林。穿過沙漠的巴格達大路兩側原本有護欄，美軍為了不讓武裝力量將其作為掩護物，就用坦克逐一撞倒。履帶的痕跡像爪印一樣。極目望去，在荒涼的伊拉克的地平

線上，除了幾輛處於警戒狀態的美軍坦克，幾乎空無一物。

在巴格達的阿爾甲瓦丁地區，有一人家在夜裏 10 點鐘左右遭到美軍搜查住宅。那時雖然是在夜裏，但氣溫也超過 30 度，由於持續停電，這家的孩子為了涼快，只好經常到房頂上去睡覺。這晚，其中一個孩子又拿着毛毯走上通向屋頂的台階，剛走到一半時，就被美軍的槍從暗處擊中。母親抱着流血的孩子，和美軍交涉了半個小時，要求讓她帶孩子去醫院，但遭到美軍拒絕。母親還遭到了美軍的腳踢。鄰居想出車，但周圍地區被美軍包圍，無法前進，不僅如此，他們還受到美軍詢問，被迫臥在路上。母子被 16 個美國兵圍着說：“等到早上吧。”當太陽剛剛升起的時候，兒子已經在母親的懷抱中斷了氣。

我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只是想讓大家稍稍了解一下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有多麼嚴峻。回顧我自己，那些在佔領軍控制下生活的日子，很難說是愜意的。但是，因為我是外國人，一旦有事可以退避到其他國家，還有日本這個地方可回。而伊拉克人不管多倒霉，也出不了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故鄉。

伊拉克的反日情緒不是突然出現的。佔領軍對伊拉克國民的野蠻行徑，構成了反日情緒的深厚基礎。即使如此，聽到日本自衛隊被派往伊拉克的消息時，伊拉克人對日本還是寬容的。許多親日的伊拉克人應該說是從關心角度出發，勸說道：“穿軍裝的日本人不要來。”但 2004 年 1 月，小泉純一郎首相接受了中東半島衛星電視台的採訪，他在回答提問時說：“自衛隊的人道主義援助”。這給那些親日的伊拉克人帶來很大混亂。

對伊拉克人來說，“自衛隊的人道主義援助”是極其難懂的，

因為軍隊和人道主義援助是截然相反的，卻被小泉同方向地結合起來了。伊拉克有兩伊戰爭等長期戰爭的歷史，在國內，軍隊常常鎮壓國民。對他們而言，軍隊的形象只是手拿武器的戰鬥集團。日本人不管如何解釋自衛隊 (self-defense force)，但對他們來說，不可能馬上理解是自然的。在這一點認識上，日本和伊拉克之間的差距是很難解決的。塞馬沃市的日本自衛隊的“人道主義援助”現在也沒能得到很多伊拉克人的理解，這是千真萬確的。

從 2004 年 1 月到 2 月，我被許多伊拉克人多次罵為“你大概是日本政府的特務吧。”他們說的意思是：你是戴着意義不清的假面具的軍隊特務。在巴格達的 NCCI (伊拉克的 NGO 調整委員會) 的會議上，日本非政府組織的有關人士多次說：“對日本人有不好的傳言……”。不管日本的民間人士在伊拉克如何進行醫療等人道主義援助，但要想壓制住剛開始冒頭的反日情緒，其力量是過於小了。另一方面，日本卻大張旗鼓地報道自衛隊的人道主義援助。現實和報道存在着可怕的差距……

在幾乎所有的日本人沒有覺察之際，伊拉克對日本的憎惡情緒連鎖性地膨脹，武裝集團綁架、囚禁我們是和這相聯繫的。我們被作為人質，成了他們“要求自衛隊撤退”的政治手段。當我後來得知這一事實時，我已處於將在“伊拉克”和“日本”的夾縫中窒息死亡的狀態中。

2004 年 4 月 7 日，當地時間上午 11 點，我在伊拉克西北部的費盧傑近郊，被伊拉克武裝集團綁架。

算起來這是我第四次進入伊拉克，所發生的事情就像惡夢一樣。

目 錄

序	讓改變在我們心中發生 張翠容	i
自 序	我為甚麼被拘禁？	vii
第一章	拘禁九天	
	那天到底發生了甚麼？	1
第二章	再生之路	
	從釋放到回國，回國後的日子。	81
第三章	初到伊拉克	
	2003 年 4 月到 7 月的伊拉克日記	127
第四章	和街頭流浪兒的相逢	
	和失去方向的孩子相處的日子	203
第五章	再訪伊拉克	
	2003 年 12 月到 2004 年 2 月的日記	221
後 記		275



第一章 拘禁九天